

大學叢書

中華通史

第五冊

章嶽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學叢書
中華通史

五

章欽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一〇二七八D)

大學叢書
(教本) 中華通史五冊

第五冊平裝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章 嶽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周蕙侯)

*B七五四

大學叢書

大學叢書

史通華中

第五冊

丁編 近世史

大學叢書委員會

委員

李書華君	李建勛君	李四光君	朱家驊君	朱經農君	任鴻雋君	王雲五君	王世杰君	丁燮林君
竺可楨君	秉志君	周仁君	吳經熊君	吳澤霖君	辛樹幟君	何炳松君	余青松君	李權時君
徐誦明君	孫貴定君	馬寅初君	馬君武君	翁文灝君	翁之龍君	姜立夫君	胡庶華君	胡適君
傅斯年君	馮友蘭君	程演生君	程天放君	陳裕光君	許璇君	陶孟和君	郭任遠君	唐鉞君
蔡元培君	黎照寰君	劉湛恩君	劉秉麟君	鄭振鐸君	鄭貞文君	鄒魯君	曹惠羣君	傅運森君
		顧頤剛君	羅家倫君	顏福慶君	顏任光君	歐元懷君	蔣夢麟君	

中華通史第五冊目次

丁編(近世史)

第一篇 滿洲入主民國胚胎時代(清)

第一章 清上(民國紀元前二百六十八年至一百十七年).....	一三一五
清興百五十年間盛勢之一(順治之統一及康熙之武威)(民國紀元前二百六十八年至一百九十年).....	一三一五
清興百五十年間盛勢之二(雍正之法治及乾隆之昇平)(民國紀元前一百八十九年至一百十七年).....	一三五〇
第二章 清中(民國紀元前一百十六年至三十八年).....	一三八九
清中世八十年間由盛而衰之一(嘉道間之亂事及鴉片之戰爭)(民國紀元前一百十六	

年至六十二年).....一三九〇

清中世八十年間由盛而衰之二(英法之交侵及太平天國之大難)(民國紀元前六十二

年至三十八年).....一四一〇

第三章 清下(民國紀元前三十七年至一年).....一四四〇

清末三十七年間由衰而亡之一(外患之迭乘及朝臣之失策)(民國紀元前三十七年至

四年).....一四四〇

清末三十七年間由衰而亡之二(內憂之繼起及民國之勃興)(民國紀元前十四年至一

年).....一四六八

第四章 本時代之法制.....一四八六

本時代法制之一(建官及理財).....一四八六

(附)人才之任用及培養.....一四八七

(附)農工商之待遇.....一四八九

本時代法制之二(制兵及用法).....一四九〇

(附)兵士之徵調.....一四九一

(附) 法典之編纂	一四九二
-----------	------

第五章 本時代之文化上	一四九三
-------------	------

本時代文化之一(學藝)	一四九三
-------------	------

本時代文化之二(美術)	一四九七
-------------	------

(附) 音樂	一四九八
--------	------

第六章 本時代之文化下	一四九九
-------------	------

本時代文化之三(宗教)	一四九九
-------------	------

本時代文化之四(風俗)	一五〇一
-------------	------

校讀後記

附錄 國史之研究

丁編(近世史)

第一篇 滿洲入主民國胚胎時代(清)

第一章 清上(民國紀元前二百六十八年至一百十七年)

清興百五十年間盛勢之一(順治之統一及康熙之武威)(民國紀元前二百六十八年至一百九十年)
滿洲先世大略，具見明季史中；及順治初立，其叔父多爾袞攝政，是時，朝鮮與內蒙古之地，咸服於清。適明廷遭流寇之禍，京師爲李自成所據，總兵吳三桂乞師討難，多爾袞許之；遂與三桂破自成之兵，先後入山海關，自成棄明京師西走。京師人士，初聞崇禎太子慈烺在吳軍，原任御史曹溶率衆城守，搜餘寇，錦衣衛都指揮使駱養性與侍郎沈惟炳等立崇禎帝位哭臨，備法駕迎太子於朝陽門，望塵俯伏，及登輿，非太子也。衆駭愕間，前驅者麾都人悉去白冠，則清多爾袞已率滿洲兵入城矣。城上白標驟遍，紫禁佈氈廬，諸臣有具勸進表者。清大學士范文程對衆曰：『我

國皇帝，去歲已登極矣，何勸進之有？始傳令爲崇禎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諡爲懷宗端皇帝，皇后周氏爲烈皇后。時都民搜捕餘寇不已，清廷因下令：薙髮者卽非賊！於是京中官民皆薙髮留辮，而北方人士，究以習便明俗之故，京外諸州縣士民，亦頗抵抗。時福王由崧又方卽位於南京，於是多爾袞復諭兵部，略曰：『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欲其剃頭以示標異，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時世祖福臨卽位之元年（卽順治元年，民國紀元前二百六十八年）五月也。明年五月，南京下，清廷亟以書往諭豫親王多鐸，略謂：『各處文武軍民，盡令薙髮，倘有不從，以軍法從事！』同年，又諭禮部：『向來剃頭之制，不急畫一，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籌之熟矣，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歸一，終屬二心，不幾爲異國之人乎？此事無俟朕言，想臣民亦明之也。自今布告以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剃完！遵依者爲我國之民，遲疑者卽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髮，巧辭爭辨，決不輕貸（中略）其衣帽裝束，許從容更易，悉隨滿洲無異。該部卽行傳諭京城內外，並直隸各省府州縣，文武衙門官吏師生一應軍民人等，遵行！』至同年七月，復諭禮部謂：『官民旣已剃髮，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近見京城內外軍民，仍著舊時巾帽者甚多，甚非一世同風之意，爾部卽行文順天府五城御史，曉示禁止！』於是衣冠辮髮，相率遵清制；而是時江南一帶之民，雖有抗者，卒以兵力單弱之故，先後爲所下。魯藩之臣錢肅樂所謂：『合藩鎮之兵，不能衛小民之一髮』者是也。清廷知漢民之難治，至不惜以曲術牢籠其羣下，翻譯三國演義諸小說，編爲滿文，頒賜諸王以下，使共研究，亦可以

見滿洲人擇術之一斑矣。

江南之立君及閩粵之失勢，大略亦見明季史中。魯藩始起，附從者雖多；而其究也，亦終顛連海上，悲困以死。其時明室遺民所跂望者，惟有海外之鄭氏而已。鄭成功者，芝龍之子。初，江南不守，明臣奉唐王聿鍵立國於福州，實以芝龍之力爲多。芝龍子成功，以年少材武，得幸，賜國姓，世人所謂「國姓爺」者也。芝龍初以其衆橫行閩海間，商舶出外諸國者，得芝龍符令乃行，八閩羣不逞歸之，勢頗強。及立聿鍵，廣引私人爲羽翼；又故與洪承疇有鄉誼，承疇既事清，握兵柄，屯師江南，私以書招芝龍。芝龍遂決計降清。始猶招成功計事，謀與俱；成功曰：「清兵不足患也，閩粵吾所自有，父欲得之，則乘時練兵集餉，號令天下，豈無應者？」又曰：「父教子忠，不聞以貳。且北朝何信之有？倘有不測，兒只惟縞素復仇而已！」芝龍卒不聽，旋爲清將博洛所給，挾與俱北，猶強之作書招成功，成功復書堅拒，終不至。鄭氏宗故大，弟昆多，諸鄭集廈門，未有主，成功乃走海上，募師以抗清。顧海上勢闊，順治入關，雖銳意定東南，而終不能靖海上兵，今請繼此述海上之事，補明季兵事史之缺焉。

方福臨在位之三年（即順治三年，民國紀元前二百六十六年），清將博洛引軍定浙東，明監國魯王以海航，其石浦守將張名振以舟師從；是秋，清軍定福建，滅唐王聿鍵，降鄭芝龍，博洛引師還，留兵分守要害，然成功時方擁衆海上，於是浙與閩沿海一帶，清俱不能無防禦。而以海浮浪浙海，苦無屬，適成功從兄弟鄭彩鄭聯以舟師來會，奉之廈門，廈門方爲成功有，成功故唐藩遺臣，唐與魯素不睦，故成功不願奉之；以海改次長垣，浙中遺臣錢肅樂

等皆奔附。其明年，出師掠福建，連下諸城，然不能久守；又明年，各郡邑俱復爲清有。適松江提督吳兆勝謀變，爲明潛招浙東海師使急入，名振等赴之不利，乃退歸。由南田陷健跳所，迎以海復入浙。時鄭彩已棄以海走，以海於是復入浙，居舟山。舟山在浙海中，形勢優異，浙海兵又多并集於名振，海事非無望；而鄭彩軍金門，鄭聯軍廈門，亦於福臨在位之七年（即順治七年，民國紀元前二百六十一年），盡爲成功所奪。閩海兵又多并集於成功，於是海上之勢力益張，成功威令尤出名振上。同時又有所謂浙東山寨者，其人皆明室故民，聚衆數百，爲自守計，不願列清籍。當時浙閩總督陳錦奏中，所謂『浙東 舟山海寇，及各山寨之寇，皆以故國爲名，狼狽相倚。海寇登峯，則山寇爲之接應；山寇被剿，則入海以避兵鋒；交通閩粵，窺伺蘇松，久爲東南之患』者也。明年，錦率兵先攻山寨，用鄉兵爲嚮導，分路進擣四明諸山，盡破巢穴；遂乘大霧，渡海取舟山。名振初恃海島之險，謂清兵必不能渡，先期奉以海擣吳淞；及聞警，回救，則城已破，乃奉以海赴廈門，去「監國」號，爲寓公。成功居以海金門，名振別屯崑頭。初，鄭芝龍之北也，遺書戒成功曰：「衆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許龍（亦當時健者），北有名振，汝必圖之。」及名振至，成功不爲禮；袒背見「赤心報國」四字，深入膚寸，乃呼「老將軍」下拜，與兵二萬，承制諸軍，期以收復南京。先是魯藩之立，同倡有張燠言，與清戰頗力；以海既居金門，閩政自鄭氏出，燠言和謹調護，以海爲之安。已而成功復使監名振軍入長江，江淮之間亦有嚮應者；顧以清勢之盛，終不能撼南京。時成功始終爲唐，二張始終爲魯，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於時明之遺臣義旅，亡滅殆盡，獨兩軍犄角海上，清終不能立靖其兵氛焉。

成功之兵勢，較二張爲更雄。方福臨在位之九年（即順治九年，民國紀元前二百七十九年），清兵方有事舟山，成功乘之出攻，福建總督陳錦回救，爲其下所殺。其明年，清廷以成功不降，東南終不靖，乃下令招撫，使芝龍少子世忠持芝龍書往招，諸鄭皆降，獨成功不受，患福建如故。又明年，舟山復爲成功有，於是浙閩二海聲勢相聯絡，而成功益強。舟山之下，張名振死於軍。或曰：成功實歿之，軍中疑莫能明也。是時閩浙海事旣一氣，而浙中起義者亦俱亡盡，惟煌言以文士獨存。

浙海之事，以舟山爲終始，故清廷亦數遣兵爭之，卒復爲清軍據；然成功之侵軼閩浙沿海一帶之地如故也。方福臨在位之十四年（即順治十四年，民國紀元前二百五十五年），明桂王由榔遣使自雲南航海，進封成功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成功分所部爲七十二鎮，設六官理事，假永曆號便宜封拜。遂議大舉攻清，戈船之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騎，以萬人來往策應；又有鐵人萬，披鐵甲，繪朱碧彪文，峙陳前，專斫馬足，矢銃不能入。時名振之師盡并領於張煌言，乃使煌言領軍爲嚮導，抵浙，陷溫台，師次平山，颶風發，碎巨艦數十，漂沒士卒數千，成功不得已班師。翌二年，乃有大舉入江之事。

時桂王由榔猶未平，雲貴之地猶不爲清有；清廷乃分三路出師攻入雲貴，語在前篇。成功聞警，遂於福臨在位之十六年（即順治十六年，民國紀元前二百五十三年）六月，由崇明入江，下鎮江。部將甘輝請取揚州，斷山東之師；據京口，斷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召各郡，南畿可不戰自困。成功不聽。七月，直薄金陵，謁孝陵，而煌言則以前部由

蕪湖進取徽寧諸路。松江提督馬進寶復通於成功。成功移檄遠近，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無爲、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望風納款。維揚、蘇、常旦夕待變。東南大震。福臨幸南苑，集六師，議親南征。兩江總督卽廷佐伴使人通款，以緩其攻。成功信之，按兵儀鳳門外，不爲備。崇明總兵梁化鳳先已降，又不時調。化鳳偵丹陽無備，遂引兵突入南京，登高望成功諸營，知其可襲，乃乘勢出擊。成功兵大潰，甘輝被殺。成功收餘衆，猶數萬人，揚帆出海，並棄瓜、鎮。鎮江書生羅綸（卽子木）抱成功足，涕泣請留。成功不聽，退攻崇明，不克，遂還。而煌言師亦戰敗，走徽、寧山中，出錢塘入海。成功崎嶇海上十餘載，進取無成，乃謀奪臺灣爲窟穴。煌言自浙海之南田貽書爭之，不顧也。越年，成功以疾沒於臺灣，魯王以海亦死。煌言被執，不屈，受戮於杭州。羅綸者，旣說成功觸衆人之目，後走依煌言，與煌言同死難，浙人喟焉！

福臨在位之十八年（卽順治十八年，民國紀元前二百五十一年）疾歿，其三子玄燁卽位，是爲聖祖。時中國雖定，藩鎮方強。明之遺民雖有不屈於清廷者，其人大抵屏跡山林，不復問世，故無絲毫之力足以抗清；其力足抗清者，厥惟當時藩鎮。茲爲述其要況如下：

清兵事之大者曰「前三藩」、「後三藩」。「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也；「後三藩」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尙之信、靖南王耿精忠也。初，福臨定鼎，以東南未靖，故命大學士洪承疇經略五省，定南王孔有德徇廣西，尙可喜耿仲明徇廣東，吳三桂徇四川雲南。福臨在位之六年（卽順治六年，民國紀元前二百六十三年），仲明同有德可喜率兵南下，行至吉安，仲明歿於軍，子繼茂襲封王爵。繼茂與可喜入廣東，而有德入廣西，兩粵漸平。翌三年，有德守

桂林與明兵戰敗，自焚死，粵中震動！朝命平靖二王同鎮廣州，一府兩藩，供應浩繁，藩府使命絡繹旁午，役縣令如奴隸；後科臣上言兩藩並建，諸所未便狀，會鄭成功自臺灣進掠泉漳諸郡，遂移繼茂鎮守八閩，開府福州。此爲耿尙二藩建立之始。吳三桂初奉朝命，自四川入雲南，逐桂王由榔入緬甸；經略洪承疇以巖疆難靖，援明黔國公沐英世鎮例，請移藩久鎮；於是三桂遂奉詔鎮雲南，其後由榔李定國白文選等俱爲所滅，語在前篇。此爲吳藩建立之始。三藩之中，三桂勢最強，其將馬寶等俱甚驍勇；凡文武職官並擅除擢，號曰「西選」；「西選」官徧東南，復請勅雲南督撫受節制；以榔所居五華山故宮爲藩府，藉沐氏子孫莊田爲藩莊；以濬渠築城爲名，廣徵關市，權稅鹽井，金鐵銅山之利，頗自封殖；又通使達賴喇嘛，市及蒙古西番名馬。御史楊素蘊嘗劾其專擅，三桂摘疏中「杜漸防微」語，請旨詰問，素蘊以杜漸防微古今通義復奏，事始寢；子應熊尙公主，居京師，以少傅兼太子太傅，亦頗攬朝權。其始總督卞三元極附三桂，三桂歸養，甘文焜爲總督，三桂惡其不附己，稱邊寇至，檄赴剿；比至，復曰寇遁，文焜不敢救。近省輒輸不給，徵諸江南，歲二千餘萬，偶絀，則連章入告；既盈，不復請稽核。當是時，三桂所部孫可望張獻忠李定國之餘旅，猶有存者；其幕客且多熟習兵書，滇中形勢又優，耿尙二鎮，亦俱與聯絡；三桂馭下以誠，兵民咸附，歷時稍久，於是遂有「癸丑之役」。

削藩之原因不一，而其實起於尙藩。初，尙可喜開府廣州，有子女百三十餘人，長爲之信，次爲之孝，可喜自以馬上得功名，始終不延師教其子，故之信等多驕恣不法。之信初留京師，未幾歸藩，酗酒嗜殺，所爲多不道；尙藩屬下

兵丁又多擾害地方，廣東人民，幾失其生理。聖祖玄燁在位之十年（即康熙十年，民國紀元前二百四十一年），可喜疏陳有疾，請令長子之信代理軍事，詔如所請。可喜故遼東籍，翌二年，又請歸老遼東海城，疏下戶兵二部議，令率諸子藩屬及其子所部佐領悉移歸。三桂精忠聞之，均不自安，亦於是年疏請撤兵，以探朝旨。詔下羣臣議，惟戶部尙書米思翰、兵部尙書明珠、刑部尙書莫洛等，力請徙藩。於是特允三桂精忠之請，徙藩山海關外。詔至雲南，三桂震恐，陽以十二月二十四日起行，陰與左都統吳應麟、右都統吳國貴、副都統高得捷、塔夏國相、胡國柱謀變，部署腹心，扼關隘，入者聽，出者有禁。而撫臣朱國治懼三桂行多逗留，驅之甚急。三桂弗能堪，遽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殺朱國治，執按察使以下之不屈者，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蓄髮，易衣冠，旗幟皆白，步騎俱以白氈爲帽；又遣書於平南靖南二藩，及黔蜀楚秦官吏舊相識者。馬寶先驅至貴陽，提督李本深應之。總督甘文焜聞變，馳書荊州告川湖總督蔡毓榮，復趣經理移藩之郎中党務禮等詣闕告變。自趣鎮遠，爲副將江義所偪，自殺。貴州巡撫曹申吉等俱降三桂。三桂兵遂進至湖南之沅州辰州。明年正月，湖南巡撫盧震棄長沙奔竄，於是長沙、常德、岳澧、衡諸州盡陷。襄陽總兵楊來嘉，以襄陽應四川巡撫羅森，以四川應廣西將軍孫延齡者，孔有德之壻也，與提督馬雄以廣西應福建耿精忠聞之，亦同時起事。不數月，而六省俱陷。雲南貴州湖南三省則聲勢聯合，惟三桂所呼應，僅尚可喜則猶爲清守。三桂稱周王後，親赴常德一帶，相度軍務，通番市，以茶易馬，伐山木，造層樓巨艦，散滇鑄錢，文曰「利用」，聲勢日盛。清廷對之，不能無所怯，吾今請繼此以述清廷對付三桂之事。

初，党務禮等至京，奏聞吳三桂已反。清廷以荊州乃咽喉要地，關係最重，命前鋒統領碩岱率師先赴荊州守禦。都督尼雅翰、赫業等分馳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鄖陽、汝寧、南昌諸要地，聽調遣，續遣大軍繼其後，而以順承郡王勒爾錦統之，向荊州進發。削三桂官爵，宣示中外，其子應熊及應熊子世霖均處死。詔責三桂，字之曰「逆賊」。又曰：「其有能擒斬吳三桂投獻軍前者，即以爵之；有能誅縛賊渠及以兵馬城池歸命自效者，論功從優敘錄之，朕不食言！」而是時三桂勢強，清兵雲集荊襄武昌宜昌諸郡，無敢渡江撓其鋒者。三桂既定湖南，使其將吳應麟守岳州，扼洞庭峽口以當江北；又以清軍之盛，不敢遽議渡江，方別有所圖，遣人與達賴喇嘛通好。達賴爲上書乞赦罪，清廷勿許，命貝勒尙善出助勒爾錦進師岳州。三桂既調兵力守岳州，又分道窺江西：一由大江達南康境，陷都昌；一由長沙入袁州境，陷萍鄉、安福，上通南昌。清廷乃又命安親王岳樂統師之江西，復以簡親王喇布統師鎮江南。時清軍方圖以荊州等路之兵牽制其岳州之守，而一方卽由江西以進取長沙。湖南指日可以敕定，湖南定而大軍合偈，三桂退竄雲貴，勢必無以自存。不謂是多有陝西王輔臣之師，於是湖南一隅之計畫既不能奏效，而西北又有糜爛之憂矣。

方四川巡撫羅森之以守土應三桂也，朝命西安將軍瓦爾喀進屯四川，以絕自滇入蜀之通路，而使大學士莫洛至陝西經略軍事。貝子董額又率滿洲騎兵繼進。王屏藩者，三桂部將，甚驍勇，及是出川北，劫瓦爾喀糧道，清師自保寧退至廣元，而瓦爾喀旋以疾歿。川北事頗棘。時陝西提督王輔臣駐平涼，勢甚強，莫洛調之，使從征川北。輔臣懷叛志，以乏馬爲詞，莫洛給馬二千，輔臣欲搖衆心，謂「經略盡調我良馬他往，以瘦瘠者與我，欲置我死地！」是年十